

读城

探故寻源

人民广场上的煤渣田径场

洪明强

今天湖城的全民健身中心,在上世纪70年代,湖州人都叫人民广场,也叫“海岛”,古城湖州,街路巷弄与运河、湖港相依,是江南典型的水乡古城,人民广场的地界原四周曾河水环抱,故称“海岛”。

据2002年由韩锡曾主编出版的《湖州市体育志》上记载,人民广场于1931年由地方绅士沈谱琴带头投资兴建,限于经费,早在东北侧建了个小型运动场,供群众进行体育锻炼。1936年,浙江省第一区第三运动会湖州举行,当时人民广场这个小的运动场,根本承不了比赛。于是,政府拨款对运动场进行了扩建,并于当年8月13日扩建完成,场地上建有足球场、攀登架、篮球场、乒乓球室等设施,立刻受到了湖州百姓的喜爱。然而,第二年的1937年,抗战爆发,湖州沦陷。体育场上的运动器械,被场长徐德恩等人埋入运动场地下,有幸保存了下来。抗战胜利后,湖州百姓强烈要求修复体育场,可国民政府无动于衷,后国民党某部为军训之需,遂命士兵将广场平整修复。1947年秋,为举行吴兴县运动会,由县民众教育馆编造预算,投资300万法币,于1948年4月9日修建完成,东西方向有400米标准田径场。

广场建成后,成为当时吴兴县里唯一一个拥有400米标准跑道的田径场。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举办过声势浩大的吴兴县运动会。在这个田径场上,除特殊时期停赛6年外,几乎每年都举行田径比赛:1972年,嘉兴地区首届青少年运动会在湖州举行,盛况空前;1982年,嘉兴地区第八届运动会再次在湖州人民广场举行,这届运动会的参赛运动员创下了



历届之最,诞生过男子200米栏和女子4×100米接力的全国记录。

人民广场上的田径场,从建成到1972年的二十几年里,仍是煤渣跑道。每年夏天,气候干燥,早上训练的人们总要碰一鼻子灰;隆冬时节,跑步的人有时会突遇寒潮,狂风卷起煤渣土,向四处弥漫,田径场上尘土飞扬,朦朦胧胧。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湖城20多所中小学校区,包括嘉兴师专,都没有400米标准田径场,学校每年的春季田径运动会都汇集在人民广场举行。体育场负责人一到春秋两季,就要为每个学校列出比赛日程表,实在安排不过来,2个学校同时举行。田径场上用白石灰粉临时划出8条跑道,学生们自带矮凳竹椅,来广场参加比赛,增加了运动会的竞争性和观赏性。

1983年,嘉兴地区撤销,湖州市设立,人民广场成了湖州设施、场馆、功能最齐全的一个体育场所,体育场上几乎每年都要举办田径、足球比赛。

1984年,在湖州职工暨首届中小学“三好杯”田径运动会上,蒋凤宝以43.86米的成绩获得了男子铁饼冠军,并打破了省成年记录。据《湖州市体育志》上记载,1991年4月19至20日,湖州市区中小学迎亚运暨湖州市第二届运动会在人民广场举行,比赛中,有2人刷新2项湖州市记录,湖州二中和环城区分获完中组

和乡村中学组团体总分第一名,爱山学区二队获小学组团体第一名。1990年5月4日,湖州市第二届体育运动大会在湖州人民广场举行,这届运动会参赛人数多、比赛项目多,是历届之最。5月5日,《湖州日报》发表社论:《愿湖州体育腾飞!》。运动会上,从杭州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在杭州举行的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上,我市长兴男子标枪运动员李荣祥,以69.22米的骄人成绩勇夺男子标枪冠军!这大大鼓舞了湖州赛场上的运动员,运动会上,有23人打破了14项市记录,安吉县获团体总分第一名。

在这个田径场上,曾培养出施文标、周有华、许良、章锦成、王仕民(男子跳远)、杨建雄(男子跳远)、陈建强(男子三级跳远)、李小飞(男子三级跳远)、徐德妹(女子标枪)、祁红、朱礼明、朱龙泉、王兵、奚学明、蒋凤宝(男子铁饼)、陈翀等一大批优秀田径运动员。几年之后,徐德妹、祁红、陈翀,分别从这个田径场上走了出来,走出了浙江,走进了国家田径队,成为了主力队员。

一名优秀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优秀的教练。早在上世纪50年代,湖州就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田径人才。许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是湖州著名的短跑运动员,1954年和1956年,在男子100米比赛中,他分别跑出过11秒8和11秒7;在湖州第一届工人体育大会和嘉兴专区田径选拔赛上,200米分别以24秒、23秒7的成绩夺冠。后因伤退役,在湖州新风小学当了一名体育老师。那年,小学里办起了初中,被人叫成“戴帽子中学”,许良成了学校小学、初中部的一名体育老师兼教练。笔者二哥洪明江,刚升入初中,就被许良教练选中,每天清晨,在人民广场上拉腿、练起跑、变速跑,二哥的100米、200米、跳远的成绩突飞猛进,在人民广场的一次田径运动会上,二哥100米以12秒2、200米25秒4、跳远5米35,一举获得3项冠军。那年,二哥已经13岁,省田径队还没步入正轨。但许良教练在培养二哥时所付出的辛苦与努力,笔者都看在眼里。后又培养出像潘亚萍这样的优秀女子短跑运动员。许良教练在当年的湖州体育界,名声响亮。

运动员不仅要吃苦耐劳,还需一种持之以恒的精神。章锦成,是活跃在田径场上耳熟能详的运动员,他主项是男子400米。1954年,在湖州秋季人民体育大会上,他在兼项800米上,以2分8秒7的成绩获个人组第一名;1955年在湖州第五届人民体育大会上,他以56秒2的成绩,荣登成年组400米冠军;他的400米曾



嘉兴地区第八届田径运动会(资料图)

跑进50秒大关。退役之后,章锦成进了湖州汽车站,工作后的他,仍每天在人民广场坚持体育锻炼。1974年初春,为备战湖州镇职工、中小学运动会,一天早上,笔者去人民广场早锻炼,碰巧章锦成独自一人正在进行400米测试,两位搞体育的朋友,站在一边用秒表为他计时。他没用起跑器,只是蹲在第一煤渣跑道坑里,听朋友用口语为他发号施令:“各就各位,预备——跑!”只见他倏地从煤渣坑里一蹬腿,如离弦之箭,紧贴跑道边,全力奔跑,过终点线时,跑表定格在56秒1,比他19年前比赛时跑出的



全民健身中心新景



王友生摄于1966年

成绩还快了0.1秒。湖州镇职工、中小学运动会,那年如期在人民广场举行,成年男子400米决赛,章锦成以复赛第一名被分在了第三道。进入最后100米直道,他突然提速,其他运动员已被甩出10米之外,那根终点线贴在他胸前被带出几十米远,章锦成的400米成绩是:55秒7,这是个惊人的速度!田径场上沸腾了,对于一个已40岁的中年人来说,这一成绩,让运动场上所有的人匪夷所思。他被誉为湖州田径场上的常青树。

70年代末,人民广场上的田径场上,每天早晨,有一个大个子小姑娘,手里拿着一个铅球在投掷,她就是徐德妹,才上小学三年级,家住吉山大队龙泉渡村,父母是农民。徐德妹在一次市田径运动会上获得小学女子乙组铅球冠军,被湖州体校的朱美玲教练看中。1978年入湖州少体校,由铅球改投标枪。1982年进入省田径队,1987年进入国家队。在1990年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上,徐德妹夺得女子标枪亚军;1991年9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田径锦标赛上,她以68.78米的成绩勇夺冠军,成为湖州有史以来第一个田径世界冠军。

祁红,湖州优秀的女子短跑名将。80年代初,每天清晨,奔跑在人民广场的煤渣跑道上,她在湖州的历届的田径比赛中,100米、200米速度都十分惊人。1982年,在浙江省第七届运动会上,她200米以26秒1的成绩,进入了省田径队,不久,进入国家田径队集训。她在第七届全运会上(1993年),100米跑出11秒33,200米跑出23秒87(摘自《湖州市体育志》),曾多次在国内外比赛中获得过冠军。是当年中国女子4×100米的接力队员。

笔者的初、高中就读于湖州四中。70年代中期,学校每年的春、秋两季田径运动会,都是在人民广场的田径场上比赛的,田径场上的比赛氛围、加油声、互帮互助,至今,笔者仍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1974年吴兴县运动会,笔者经学校选拔,有幸参加高中男子乙组400米、跳远比赛。那年,湖州四中的田径实力在县里比较弱。笔者在跳远比赛中,三次起跳都没有踩到起跳板,最远的一跳仅4米86;在400米比赛中,第一枪的成绩1分0秒1,复赛的成绩为1分1秒,这个成绩竟然进了决赛。第二天决赛时,笔者咬紧牙,拼命冲到了终点,一看成绩:59秒9,跑进了一分以内,获得第四名。遗憾的是,与奖状擦肩而过。

第二年,在湖州四中的秋季田径运动会上,笔者的班级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们班还以56秒2的成绩,打破了男女4×100米混合接力的校记录,将原记录足足提高了近2秒。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煤渣田径场,早已改建成塑胶跑道,有人常问笔者:“你老惦记人民广场上的煤渣田径场干嘛?”笔者神秘一笑回答道:“煤渣田径跑道上,曾留下过我们这一代人青春的脚印和美好的记忆!”

朱炜

炎炎夏日,户外露营多了起来,朋友圈的动态被一个个帐篷占领,在幽谧的山林间,在青青的草地上,帐篷露营地成为时下年轻人特别是孩子的家庭消夏的选择。露营的时候,最难的不是生存技能,而是如何诚实面对我们的本能。然而,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不能远行,于是露营地点的选择,度假期间的生活便利程度,令初次体验露营的人犹豫观望。去莫干山露营吧,这里是理想的成熟的露营地。

百年来,中外孩子们的欢笑在莫干山间从未消逝,无数孩子在这座山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而以露营为特色的夏令营活动是其中很特别的一个华章。

莫干山似乎格外受带队者青睐

即使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还是可以强烈感受到工业时代全球化浪潮的气息。1907年,英国贝登堡爵士组织20余名儿童在白朗海岛试验第一次童子军露营。1911年夏,贝登堡童子军上海分队的先遣队就抵达了莫干山。

莫干山似乎格外受带队者青睐。1913年,“青年会全国委员会”在莫干山召开首届少年事业会议,并举行首次童子军营。不久,“福建省教育会”建议福建各校开展童子军活动,请青年会全国委员会再组织一次童子军领队莫干山夏令营。在1914年苏州东吴大学校长葛贻恩的报告中,就有两名学生被送往莫干山夏令营进行体能训练。1914年,青年会童子部主办的《童子声》杂志刊登了一张“莫干山童子营”照片:别墅阁楼里紧挨地排着两张床,也许是一天训练结束,四个男孩回住处休息,身上穿着背心,外套搭在老虎窗上,一人在吹竖笛,一人在床上看书,一人在写信或日记。同年,上海工部局董事会准古柏先生有关于儿童参观莫干山的提议,认为儿童到莫干山参加夏令营,不但于身体大有裨益,对于他们的人格,他们的人生观,也大有培养。

对于到莫干山避暑的外国儿童而言,他们中大多数都没有接触过本国的同龄人,莫干山的童子军活动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和同龄同国籍人交流的机会,得以使他们保持本国特色,教导他们遵从本国习俗和传统。1915年,莫干山上的外国儿童(具体指14岁以下,又分7岁以下与7岁至13岁)增至240名。男孩们尤其喜爱童子军,组成童军巡逻队,他们不惧被荆棘刺伤,被野葡萄藤绊倒,常能碰到如野猪等大型动物在湿哒哒的灌木丛中打滚,看见豹子在追踪一只麋鹿的踪迹。1915年7月12日,荷兰博物学家弗兰克·尼古拉斯·迈耶为莫干山261号别墅主人金乐德次子弗莱德·甘乃迪在莫干山拍摄了一张手持野生猕猴桃的照片。就是这位男孩,曾获得莫干山童子军夏季奖章。

1923年夏,莫干山聚会堂落成,一楼设有童子军室,室内有童子军上课、操练、露营等全套设备,但使用者最切须是莫干山避暑会会侣之儿童。

莫干山露营生活

1926年,《儿童世界》杂志介绍《我国的避暑地方》,排在首位的就是莫干山,“这山本不甚著名,自从西人那里筑屋避暑,就变了一处极好的避暑地方,同时这山也极著名了”,“山中胜景有三十多处,到处有修竹清泉”。在童子军莫干山经典徒步路线里,碧坞(今莫干山镇仙潭村)是很重要的目的地,被称之为“碧湖”或“天然游泳池”。

1932年7月,杭州童军理事会选派一部分童军上莫干山露营一个星期,以便增进野外生存经

苔上漫笔

徐湖

湖城东门口的西侧,有一地块,在历史上,曾有一座庵堂,以佛法中的“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的六和(又称称六和殿)而命名“六和庵”。

六和庵始建年代不详。在清光绪八年(1882年),湖州著名藏书家、文人陆心源编纂的《归安县志》中记载:“六和庵,在仁寿铺,里人朱德正建并置田膳僧。国初顺治七年(1650年),僧宝轮重建,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僧侣岩足修。”按此记载,从时间上来看,六和庵始建年代最晚也在明代。

六和庵坐落在古城墙下,现在的环城南路内侧就是古城墙的墙基,在历史上,城墙下还有一条马弄。庵的西面是古时的教场(现为长运公司、供销公司宿舍等)。庵的东面连接古时的东门(迎春门),原有白墙湾、白墙弄和苏家巷,现建有湖州旅游大厦和南园小区。宋代时,有著名的建在荷池中的舞台;曾在宋高宗时,授户部尚书、尚书左丞、著名文学家叶梦得的族孙叶溥所建的叶氏园。宋代文人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叶氏园,石林左丞相族孙溥克斋者所创,在城之东,多竹石之胜。”宋代诗人袁说友在游览叶氏园后,有诗记道:

风月欲在眼,园林须傍家。
峻峭飞翠嶂,颺洒舞绡花。
门近山光入,堂深树影斜。
犹将水西景,更为石林夸。

六和庵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没有什么殊事可记。但到了明末清初时,受到了战火之灾。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初,清军就是在六和庵的地方搭云梯破城而入城中。清同治《湖州府志》记载:“大兵从六和庵外空地破城,守城兵连日疲蹙,俱倒卧不起。黄志光等尚坐迎春门城楼调度,忽闻教场画角声,左右奔散……”六和庵遭受了战火的毁灭,此后,就有了在清顺治7

莫干山,露营地

“很觉荣幸!很觉兴趣!”的童军蒋才孝写下了《莫干山的七日生活:杭童军夏令营日记》,在《晨光》杂志上连载。其间,他们去了一块长方形的营地,地上野草丛生。营地的四周有不少相间着的苍松翠竹,左右和前面都是从密的竹林,却可遮住盛夏的日光。门口一条小路,出去便是街市。于是他们开始拔草整地,搭起营帐,在此学习攀登、救护、烹饪、博物、测量、刀斧使用法,练习旗语。之后又参观了西人的游泳池,夜间对着星空学习星象。当拔营下山回杭,不忍别离,心中直道:“莫干山呀!我们从此一别,不知何日再会呢?”

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的学生也曾到莫干山露营。1936年刊刊《锄声》上发表有一篇《露营莫干山记》,迎接他们的是校友、在莫干小学任教的祝书林,带领他们选择营地,代购稻草。他们“人众手多,那消半个钟头,已将营帐如同形建好,中间是公共营帐,看他雄壮的立着,很有领导团体及替代公共作事之势,所以大家发出敬爱之心”。据上海包玉刚国际学校吴子健校长称,该校很长时间内保留有每年由教师带队组织四五年级的学生们去莫干山等野营基地进行为期一周拓展训练的习惯,目的在教孩子们学会使用指南针,利用手边的一些常用的材料制作滤水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的意志品质、相互配合的能力得到了提高,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在此时都能够充分地体验到。

《莫干山露营记》可谓作家徐迟写于纯情梦幻的青年时期的代表作。徐迟的父亲徐一冰是中国近代体育教育的先驱者,也是国内较早推行童子军训练课程者。受其影响,1936年,时年23岁、正对美国木刻家罗克韦尔·肯特著《在荒岛上》着迷的徐迟和三五好友带着帐篷、食具、画板、小洋号和绸质的旗上莫干山露营。既上山,就受到同乡南浔周家的一位公子的招待,为他们提供了营地,允许他们砍伐些竹子,用来环绕和布置。夕阳下,他们在营地中间搭好帐篷,埋锅造饭,虽全是未婚的汉子,却仿佛是甜蜜的小家庭,过起第一夜来。莫干山的梦,给了他们舒服的睡眠和充沛的精力。第二天,早餐还不错,有粥、鸡蛋、蜂蜜和咖啡。后几日,遇大风大雨,成了所谓“顾衣出水”,像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古画,衣服全贴在人身上。他们找到一户山民家,点起一堆柴火,把衣服烤干。山中人笑他们年轻疯狂。

20世纪80年代,徐迟重访莫干山,还向小他一辈的薛家柱回忆当年如何在芦花荡露营情形。

“船在海上,马在山中”(西班牙诗人洛尔迦《梦游人谣》),如同切换中的电影镜头,莫干山露营生活给予我们的超乎想象,让人身心俱泰,快乐忧伤未成年。



弗莱德在莫干山手持野生猕猴桃

六和庵今昔

年、康熙37年的重建和重修。

但随着时间的流失,六和庵在民国时又是破败不堪。新中国成立后,从城东到教场一带,除了有几户人家外,城墙脚下,遍地是桑树和菜地,成为部队的养马之处。在笔者童年时,曾有一天,在夕阳西下时,看见火红的阳光留恋在荒凉的城墙上,十多匹战马在悠闲地吃草,或仰起脖子嘶鸣一声,或奔跑撒欢。坐在城垛上的牧马战士,欢快地吹着口琴,那一幕情景,至今依然清晰地印在脑海里。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浙江省航运公司湖州分公司(简称“湖航公司”)在六和庵地块上建造航运新村,从此,一些世代代以船为家的“船老大”分到新房后,有了一个在岸上遮风避雨固定的家。后来,有关单位又在周边建造商铺,以方便附近居民的日常需求。

1999年,在湖城东南的南墩兴建碧波苑、碧湖苑住宅小区。为了使市民出行方便,在茅安前的菜花泾路上架起“茅安前大桥”,并将茅安前路跨环城南路,与建设路相通,六和庵的遗址便成为建设路的一段。当时,在路边还有一棵古树——枫杨树。树体通直粗壮,胸径约80厘米,树冠丰满开展,枝叶茂盛,每年四五月份开花,结果,一颗颗形似元宝的果实一串串地向下垂吊,被人们认为是吉祥之树,故俗称为“元宝树”。听老人传言,这棵枫杨树是六和庵的遗物,后来,在拓宽建设路时被移走。

2年前,航运新村的地块被征用,房子拆除。如今,正在新建一座冠以“莲园”的住宅小区。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座新型的小区将出现在城东,为湖州这座具有近2300多年建制的江南著名城市再添一道亮色。

